

中国古代立春与元宵节象生头饰(中)

——闹蛾

◎贾玺增

与彩燕和春鸡相同，闹蛾也是中国古人用于节令时的饰品。其俗至迟在唐已有。唐代张祜《观杨接枯枝》诗云：“微动翠蛾抛旧态，缓遮檀口唱新词。”唐代闹蛾实物如陕西西安玉祥门外隋朝李静训墓出土的一件黄金闹蛾扑花(图1)。李静训之父李敏官至光禄大夫，母亲是周宣帝之女宇文娥英，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长女、周宣帝皇后。据墓志记载，李静训幼年在皇宫随外祖母生活，大业四年(608年)九岁卒，葬于长安皇城西的休祥里万善道场。由于身份特殊，埋葬品极尽奢华。在其墓中，随葬大量金银玉器和瓷器、玻璃器等。该墓出土的黄金闹蛾扑花是由一簇簇六瓣花朵的小花组成，上有一只大花蛾飞于花丛中，其下有三杈簪脚，可固定于发髻间。整个头饰制作精致，华贵灿烂，正如其墓志铭上所说：“戒珠共明当并曜，意花与香佩俱芬。”

在宋代，每年正月十五的元夕夜(元夕又名上元、元夜，俗名灯节)解除宵禁，特许人们彻夜游玩。在元夕夜，妇女们可以穿戴整齐走出闺门，赏灯看月，尽兴游玩。作为应令的饰品，簪戴闹蛾在宋代已成为一种风气。辛弃疾在《青玉案》中先描写了元宵的热闹景致：“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然后一位头戴“蛾儿雪柳黄金缕”的女性在“灯火阑珊处”游玩。又宋代杨无咎《人月圆》词：“闹蛾斜插，轻衫窄试，闲趁尖耍。百年三万六千夜，愿长如今夜。”可见在宋代，与彩灯、箫鼓、烟火、歌舞一样，簪戴闹蛾成为热闹节日的一部分。

其实，不仅是元夕夜，元旦、立春之日也可簪戴闹蛾，《金瓶梅话话》第七十八回：“(正月元旦)放炮仗，又嗑瓜子儿，袖香桶儿，戴闹蛾儿。”且男性也可簪戴。明代沈榜《宛署杂记》称元旦出游时，“大小男女，各戴一枝于首中，贵人有插满头者。”男子戴闹蛾的情形在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大傩图》中有生动的表现，在舞者人群中就有在头戴巾帽

的当心缝缀闹蛾形象(图2、图3)。其热闹景象与宋代周密撰《武林旧事》卷二中记载元夕“内人及小黄门百余，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乐傀儡，缭绕于灯月之下”的情景颇为吻合。孙景琛先生在《〈大傩图〉实名辨》一文中指出，所谓《大傩图》表现的是明代京城民间迎春舞队或社火时的场面(自中国周代始，人们已有在每年腊月穿着特殊服饰驱鬼逐疫的习惯，即“傩仪”、“傩祭”的仪式。仪式中由方相氏和十二“兽神”和一百二十“侏子”装扮成凶恶的“瘟神”。《周礼·夏官司马》记载大傩的主角方相氏为“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止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此外，十二“兽神”也都披着“有衣毛角”的假形，戴奇形怪状的面具，或装扮成“虎首人身、四蹄长肘”，或是“兼具牛和虎双重性”的怪兽)。此外，宋代苏汉臣绘《五瑞图》表现的是：在春天庭院里，几个孩童穿着彩衣，勾画脸谱，戴着面具，模仿大人们跳“大傩舞”的情景。在其中那位模仿药师的儿童头上就插着的春幡上吊着一个白色的闹蛾(图4)。

“闹蛾”又作“闹鹅”、“春蛾”或“闹嚷嚷”。如《宣和遗事》后集中用“闹鹅”：“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鹅儿’，直到鳌山下看灯。”又《水浒传》第六十六回说鼓上蚤时迁挟着的篮子“上插几朵‘闹鹅儿’”。提“春蛾”者如明代信阳人周复元《迎春曲》，在描述北京的迎春习俗时称“春胜‘春蛾’闹五侯”；“闹嚷嚷”则见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记载，元旦出游人们都头“戴‘闹嚷嚷’。”清王夫之《杂物赞·活的儿》引宋代柳永词云：“所谓‘闹蛾儿’也，或亦谓之‘闹嚷嚷’。”

蛾的形状略似蝴蝶，但腹部短粗，触角呈羽状，静止时双翅平伸。因为有良好的嗅觉和听觉，所以蛾子常在夜间活动，且有趋光性。顾名思义，“闹蛾”是取蛾儿戏火之意。它正与元夕夜街上装点的各色灯笼相呼应。但古人也多将闹蛾做成蝴蝶形，如宋代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句有“花蝶夜蛾迎”，“花蝶”句下自注云“大白蛾